

# 往事都成梦里看

臧刘昕

2024年7月6日,农历六月初一,享誉海内外的诗词教育大家叶嘉莹先生迎来了百岁华诞。一百年,对于岁月来说,只是短短一瞬;对人生来说,却是漫漫长路。虽尝遍了百年沧桑,历尽了荣辱沉浮,叶先生却依然保有一颗安静素然的心。这一切都源于她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以及从中领悟到的生命哲学:“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一百年前,在一个烈日炎炎、满池莲香的日子,叶嘉莹降生于北京一处偌大的四合院内。因六月初一是荷花的生日,家人便唤她乳名“小荷子”。

“叶”这个姓可不简单,祖上属于八旗子弟的叶赫那拉氏,曾祖父和祖父都在晚清时期为官,可谓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到了民国,因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叶赫那拉氏一族就取了第一个字,姓了叶。

说到叶嘉莹与古典诗词的缘分,绕不开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伯父叶廷义,另一个则是她的大学恩师顾随先生。

晚晴时代,中国朝廷腐败,积贫积弱,一心救国的青年人纷纷出国留学。伯父也曾留洋过日本,虽然接触了新知识,喝过洋墨水,可骨子里却仍是个传统文人。他精通医术,爱好诗词,旧学修养极为深厚。叶嘉莹尚在牙牙学语时,就跟着识字背诗,伯父不仅要她背古诗词,还得根据平仄韵律有感情地吟诵。在这样的诗歌熏陶下,冰雪聪明的叶嘉莹进步斐然。小时候,父亲在上海航空署工作,长年不在家。父亲规定叶嘉莹每个礼拜要用文言文替母亲写一封家信寄往上海。小小的孩童似通不通,似懂非懂,每每写完都忐忑地叫伯父帮忙评改。伯父总是不厌其烦,慈爱有加地悉心指导。

到了十来岁,伯父说,不能净背诗词古文,要学会自己作诗。小女孩没什么人生阅历,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写的无非是雨中芭蕉、花间蝴蝶、池中莲荷。因喜爱翠竹,叶嘉莹还亲手将竹子植于自己窗前,写下了《对窗前秋竹有感》:“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小小年纪就展露出的文学才华,让伯父大为赞赏。

叶嘉莹未曾上过小学,是伯父的诗歌启蒙点亮了她的未来之路,为她将来成为古典诗词的传承人种下了美好的前因,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叶嘉莹生命中第二位贵人是在讲知识,更是讲诗歌的生命、心灵和本质。每每上课,叶嘉莹都在台下专心致志记笔记,生怕漏了一字半句。用她的话说:“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困在暗室之中的飞蝇,窥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明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由于从小的诗文熏染,当其他同学懵懵懂懂未入诗词之门时,叶嘉莹已能吟诗作赋了。她的诗作深得老师的赏识,顾先生不仅将自己一生所学悉数传授,一有诗作还会让她品评一二。两人不仅是深厚的师生关系,更是诗词路上的忘年知己。

后来,叶嘉莹记的八大册课堂笔记和老师的诗作,都随她去了台湾,又带到了异国,她一直视如珍宝,随身携带。生活历经波折,她都想方设法把笔记保存得完好如初。她说:“这是宇宙唯一的。”2006年,在叶嘉莹的整理下,《顾随诗词讲记》正式出版,缔造了一位师徒佳话。

叶嘉莹是不幸的,出生在清朝末年的战乱年代,一生坎坷,半世飘零。但她又是幸运的,童年时光在诗歌里浸泡着,年少岁月被诗歌温暖着。这份丰盈美好,治愈着心底的伤痛,让她在漫漫长路中,一步步走出人生的豁达与坚韧,并最终帮助她完成降落人间的使命。

# 童诗一组

任小霞

## 月亮真麻烦

要躲开月亮  
还真不简单

你跑到东边  
月亮跟到东边  
你跑到西边  
月亮跟到西边

你跑进房间  
月亮守在窗边  
你躲到床上  
月亮溜进你梦中……

## 窗口的小鸟

喳喳喳喳  
喳喳喳喳  
小鸟在窗口  
一个劲儿问  
在吗在吗

小鸟小鸟  
别想骗我  
我在跟你玩躲猫猫  
当然不能回答

## 一阵风

寻找一阵风  
其实也不难

看看树叶是不是在动  
就知道风不在叶片上

看看溪流有没有转圆圈  
就知道风不在水面上

看看我的新发型会不会变  
就知道风不在我身旁

## 果子

果子躲在树叶间  
太阳找了好半天  
就是没发现

风着急了  
哗啦啦啦啦  
拨开树叶让太阳瞧  
哎哟喂

果子在这里呀  
太阳脸红啦



千里共婵娟

(篆刻)  
赵世平

八点四十五分,许云峰背着双肩包冲下楼梯,快步走过大厅。院门外,四位援友已经在那里候着了。太阳还没升起,身后的援疆楼只有楼顶的一角沐浴在了朝旭中。尼勒克的太阳比家乡晚升起两个半小时,整个县城还在沉睡中。

此时此刻,万里之外的常州武进,老婆应该坐到了办公室里开始工作,女儿已经结束了上午的第一节课。昨天晚上的视频通话中,女儿因为被妈妈批评了而找他评理,结果他却站在了妈妈一边,女儿就赌气关了视频,再也不肯接他电话。今天晚上,希望她已经消了气了。

班车来了。十多位教育部支教团的老师已经在前一站上了车,许云峰向熟悉的几个点着头,找位置坐下来。车厢里很安静。几分钟的车程,盛载满家乡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为大家的安全便捷而特意开通的援疆教师班车。

班车到校比平时晚了两分钟,许云峰不得不一路小跑着去办公室。九点钟,许云峰准时出现在高三(16)班的教室里,今天按课表是早训训练。发下试卷后,教室里响起一阵“嗡嗡”的说话声,汉语和维吾尔语夹杂,许云峰大声提醒过两次后,学生们安静下来开始做题。许云峰巡视着大家的答题情况。早测的题量较少,三个单选,一个多选,一个填空,一个大题,偏基础,但还是有不少学生举笔踌躇、面露难色。尼、武两地学生的基础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平时的教学内容和习题已经降了不少难度,但高考全国卷也是客观现实,许云峰只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解上。

三十分钟后,许云峰开始收卷,并进行现场批改。一直到第一节课的英语老师推门进来,许云峰才快速地收好自己的东西离开教室。在走廊的窗玻璃上,许云峰看到学生新写的难题,他从口袋里掏出白板笔,详细列出了解题过程,并在关键步骤处写了几个字的提醒。下了课,学生们会来看。

回到办公室,放下试卷,端起茶杯喝了口水,许云峰扭头去看墙上的小黑板,上面有他每天为办公室老师留的每日一练,已经有人解答过了,但过程明显太过繁复了,看笔迹像买尔木古丽老师的。许云峰把正在办公室的几位老师叫到一起,给大家指出解这道题的关键之点在于“两圆两圆的圆心之间距离大于半径之和”,老师们情不自禁地赞叹:“噢,原来这么简单!”许云峰随后又把相关主题给老师们理了一遍,二十分钟就过去了。之后,离他的下一堂课还有二十多分钟,数学组备课组长孙老师又跟他来讨论正在编写的教辅书内容。这是他带领尼勒克武进高级中学的数学骨干老师们编的第三本教材了。前面的两本经过教学检验,十分适合尼勒克地区学生的水平,缓解了缺少成体系的习题册的问题。

第一节下课铃响,孙老师说:“你是不是有课?”然后就略带歉意地匆匆结束了讨论。许云峰发现自己很渴,一口气喝光了茶杯里的水,就匆匆收拾一下教材,重新装满一杯水,快步向教室走去。

十点三十五分,许云峰在高三(12)班开始他的两节数学课。临近高考,两轮复习已结束,现在进行的是保温练习和考前指导。学生们有提不完的问题,有些是点对点的讲解,有些典型问题,许云峰会叫同学们停下手头的复习,集中讲解。几乎每堂课都需要从头讲到尾,十分费嗓子。他连忙空出时间端起茶杯喝一小口,润润嗓子,不能猛喝,喝多了上厕所就频繁,误事。

一节课上完,他杯子里早已经没水了。课间,他刚想去补水,叶斯力拿了问题来问,他只好又放下茶杯,给叶斯力讲解。讲解完,上课铃已经响了,许云峰扫了一眼桌面,发现茶杯不见了。正疑惑间,阿依布兰端着他的杯子从教室外进来,轻轻放在他面前,并冲他微微一笑。许云峰的心里涌起暖流。这个哈萨克牧民的孩子,从小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却一直都不是很得法,因此数学成绩总是不理想。到高三许云峰接班后,他似乎一下找到了感觉,成绩也可以用一飞冲天来形容。许云峰知道这孩子心里对

他的感情,此时此刻,许云峰心里充盈着无与伦比的温暖和满足。

第四节课,许云峰没课,他回到办公室批学生昨天做的试卷,一边批一边在一张空白的试卷上做一点标注,记录下学生的一些典型问题。

第五节课,许云峰回到(16)班,给同学就早测做讲解。一直到两点十分,第五节下课铃响。学生们涌出教室奔向食堂,许云峰也快步走向校门去搭班车回驻地吃饭。

大部分援友都回来了,两张圆桌差不多坐满了。大家一边吃一边闲聊。陈部长从外面走进来对厨师说,贾书记和王县长还在多布津民俗村现场办公,回来得比较晚,要给他们留饭。季院长坐在旁边,问许云峰,倒计时几天了?许云峰说,还有十七天。

多年的重点高中教师生涯让他养成了做事飞快的习惯,十分钟不到,许云峰已经吃完饭、刷完碗回到宿舍。还有二三十分钟,许云峰必须眯一会,否则下午有点顶不过来。因为嫌脱穿衣物太麻烦,许云峰通常是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打盹。入睡很快,二十分钟的时间,许云峰竟然做了个梦,梦见女儿冲他气呼呼地嘟着嘴。

两点四十五分,许云峰用水抹了把脸,冲下楼去。两点五十分,登上上班车向尼勒克武进高级中学驶去。

下午第六、七、八节课,备课组老师大部分都在办公室,许云峰正好和大家讨论一下周日考试试卷,替换了两个题目,又对几个难度较大的题目给大家理了一下讲解思路。

下午六点二十五,手机闹铃响了,许云峰停下手里的工作,去(16)班上课。第九节课上完,又被问问题的学生们拖了好几分钟,等他走进(12)班教室时,第十节课铃声已经响起。

八点十分,第十节课结束。学生们蜂拥向食堂,许云峰也准备收拾好回办公室。走出教室,布丽杜兴站在门口迎上来,话还没说,脸先红了。这是个内向的孩子,基础不太好,但还是比较用功。许云峰说:“布丽杜兴,你有事吗?”布丽杜兴低着头,犹犹豫豫片刻,说:“老师,我感觉越来越没信心了……”许云峰说:“怎么会呢?我感觉你进步挺大的呀。”布丽杜兴说:“会的时候觉得许多题都会,不会的时候感觉什么题都不会了……”孩子的头低了下来,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许多孩子会在高考前出现心理问题,一旦发现就必须马上进行疏导。许云峰说:“你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自信心的问题……要不,你先去吃饭,我在教室等你一会,我们聊聊?”布丽杜兴说同学会给他留饭。许云峰说:“那好,我们把你近期的几份试卷拿出来分析一下。”师生两人回到教室,许云峰通过分析试卷得分情况,告诉布丽杜兴,他的目标是首先把那些简单题和普通题的分拿稳拿牢,这样七八十分就在手里,他的目标就达成了,那些难题原本也不是他的菜,抱着能挣一分是一分的心态就可以,做不出来也不要紧张,别人也未必做得出来……布丽杜兴的情绪好转了许多,连声道谢着离开。

许云峰回到办公室背上背包,走向校门,时间已经是八点五十分。班车当然早没了,又得走回驻地了。几分钟的车程,步行却最起码要半小时。平常许云峰喜欢这样的步行,但今天一整天上了六节课,加起来连续站了四个多小时,感觉有点累。

太阳还在西边的树梢,白杨树新长成的叶子苍翠欲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尼勒克正进入一年中气候最宜人、风景最迷人的季节。

许云峰边走边掏出手机来,跟家里通视频。女儿仍然不肯接他的电话。许云峰难掩失落,老婆在那头安慰:“过两天就好了,你两天不打电话,她就会念叨你。”许云峰叹息:“总是陪伴的时间太少了,等我回来了好好补偿。”老婆说:“你算了吧,没去新疆之前,你又有多少时间陪她呢?”

回到驻地,已是九点半。师傅给他专门留的饭菜早已经凉了,师傅赶紧去给他微波炉里加热。

回到宿舍已将近十点钟。匆匆洗完澡,许云峰泡好茶,坐在书桌前喝完第一开,打开电脑,下一周的课件、试卷以及编了大半的教辅还在电脑里等着他。最起码十二点钟之前,他不能休息。

# 尼勒克的一天

金磊

他的感情,此时此刻,许云峰心里充盈着无与伦比的温暖和满足。

第四节课,许云峰没课,他回到办公室批学生昨天做的试卷,一边批一边在一张空白的试卷上做一点标注,记录下学生的一些典型问题。

第五节课,许云峰回到(16)班,给同学就早测做讲解。一直到两点十分,第五节下课铃响。学生们涌出教室奔向食堂,许云峰也快步走向校门去搭班车回驻地吃饭。

大部分援友都回来了,两张圆桌差不多坐满了。大家一边吃一边闲聊。陈部长从外面走进来对厨师说,贾书记和王县长还在多布津民俗村现场办公,回来得比较晚,要给他们留饭。季院长坐在旁边,问许云峰,倒计时几天了?许云峰说,还有十七天。

多年的重点高中教师生涯让他养成了做事飞快的习惯,十分钟不到,许云峰已经吃完饭、刷完碗回到宿舍。还有二三十分钟,许云峰必须眯一会,否则下午有点顶不过来。因为嫌脱穿衣物太麻烦,许云峰通常是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打盹。入睡很快,二十分钟的时间,许云峰竟然做了个梦,梦见女儿冲他气呼呼地嘟着嘴。

两点四十五分,许云峰用水抹了把脸,冲下楼去。两点五十分,登上上班车向尼勒克武进高级中学驶去。

下午第六、七、八节课,备课组老师大部分都在办公室,许云峰正好和大家讨论一下周日考试试卷,替换了两个题目,又对几个难度较大的题目给大家理了一下讲解思路。

下午六点二十五,手机闹铃响了,许云峰停下手里的工作,去(16)班上课。第九节课上完,又被问问题的学生们拖了好几分钟,等他走进(12)班教室时,第十节课铃声已经响起。

八点十分,第十节课结束。学生们蜂拥向食堂,许云峰也准备收拾好回办公室。走出教室,布丽杜兴站在门口迎上来,话还没说,脸先红了。这是个内向的孩子,基础不太好,但还是比较用功。许云峰说:“布丽杜兴,你有事吗?”布丽杜兴低着头,犹犹豫豫片刻,说:“老师,我感觉越来越没信心了……”许云峰说:“怎么会呢?我感觉你进步挺大的呀。”布丽杜兴说:“会的时候觉得许多题都会,不会的时候感觉什么题都不会了……”孩子的头低了下来,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许多孩子会在高考前出现心理问题,一旦发现就必须马上进行疏导。许云峰说:“你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自信心的问题……要不,你先去吃饭,我在教室等你一会,我们聊聊?”布丽杜兴说同学会给他留饭。许云峰说:“那好,我们把你近期的几份试卷拿出来分析一下。”师生两人回到教室,许云峰通过分析试卷得分情况,告诉布丽杜兴,他的目标是首先把那些简单题和普通题的分拿稳拿牢,这样七八十分就在手里,他的目标就达成了,那些难题原本也不是他的菜,抱着能挣一分是一分的心态就可以,做不出来也不要紧张,别人也未必做得出来……布丽杜兴的情绪好转了许多,连声道谢着离开。

许云峰回到办公室背上背包,走向校门,时间已经是八点五十分。班车当然早没了,又得走回驻地了。几分钟的车程,步行却最起码要半小时。平常许云峰喜欢这样的步行,但今天一整天上了六节课,加起来连续站了四个多小时,感觉有点累。

太阳还在西边的树梢,白杨树新长成的叶子苍翠欲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尼勒克正进入一年中气候最宜人、风景最迷人的季节。

许云峰边走边掏出手机来,跟家里通视频。女儿仍然不肯接他的电话。许云峰难掩失落,老婆在那头安慰:“过两天就好了,你两天不打电话,她就会念叨你。”许云峰叹息:“总是陪伴的时间太少了,等我回来了好好补偿。”老婆说:“你算了吧,没去新疆之前,你又有多少时间陪她呢?”

回到驻地,已是九点半。师傅给他专门留的饭菜早已经凉了,师傅赶紧去给他微波炉里加热。

回到宿舍已将近十点钟。匆匆洗完澡,许云峰泡好茶,坐在书桌前喝完第一开,打开电脑,下一周的课件、试卷以及编了大半的教辅还在电脑里等着他。最起码十二点钟之前,他不能休息。

最起码十二点钟之前,他不能休息。



文会图(国画)陈洪大

# 梦回儿时村庄

草央

大家好有钱,都砌玻璃围墙了。老太太去世多年。她活着时,在村里是一号人物,她会摸“吓”。谁家大人小孩身体不舒服,怀疑是不是吓着了,只要到她那里,她三根手指搭搭摸摸脚腕处,一会就能知道是不是吓着了,更神奇的是她还能知道吓在哪个地方。趁着人睡午觉或夜睡时,她叫一叫吓,被叫吓的人睡一觉,起来后,就满血复活了。

她这神奇的手艺,找不到科学依据,但确实能治好吓出来的病。受吓致出的病,到医院很难看好。倒不是说迷信,只是有很多东西,它们仍然是谜。

我是亲身经历者,小时常受吓,头重脚轻,上吐下泻,晕晕沉沉,看医生没用。请她摸吓叫吓,一次就好。老太太很凶,谁惹她一点不开心,她马上翻脸,三角眼一睁,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恶语相向。她阴晴不定的脾气,加上她的摸吓手艺,让她的人和家充满神秘气息。我不大去她家。尽管她有个女儿和我同龄。

大家好有钱,都砌玻璃围墙了。老太太去世多年。她活着时,在村里是一号人物,她会摸“吓”。谁家大人小孩身体不舒服,怀疑是不是吓着了,只要到她那里,她三根手指搭搭摸摸脚腕处,一会就能知道是不是吓着了,更神奇的是她还能知道吓在哪个地方。趁着人睡午觉或夜睡时,她叫一叫吓,被叫吓的人睡一觉,起来后,就满血复活了。

梦里老太太家还是原貌,两间平房,土墙黑瓦,面朝东面,静默着。门前没人。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倒没注意。严家有个老太太,背驼着,眼睛迷迷瞪瞪,人却温和,见我总会轻轻叫我的名字。

她家没人,我去帮她家看家。不知道她家人都去了哪儿。我手里忽然多了碗面条,趴在她家桌上吃面,吃得很猛。

画面又到了我要回家。帮严家锁门。门竟然是水绿色的,可以竖着卷叠,软软的,轻飘飘的。门锁靠地面处。我一手捧碗,一手拿钥匙,就是塞不进荡来荡去门上的钥匙孔,急得满头汗。

不知道门锁没锁上,我又回到两篱笆相夹的小路上,往南走,又碰到老舅家的女儿。她仍在那里,笑咪咪的。

三角老太家的玻璃门,没了印象。梦醒。梦断。最近,我没虑大舅的女儿,没想到三角老太和房子,更没想到过严姓老太,她们竟然都一一入了梦境。

更逼真的是那条通南北的小路,与小时候一模一样,而现在,已面目全非。多年前,三角老太的儿子,推倒他妈妈的房子,砌了新房,增大面积,办了养老院,把那条南北小路通在了他家楼道里,从此,村前村后人串家门,只能走西边的一条路。

严姓人家的房子处,已是残垣断壁,有些已被村人平地种菜。严老太儿子已砌房另处,搬出了村庄。现在的村庄与小时的村庄,大相径庭。

一个梦,激起小时村庄的记忆。现在,只能唏嘘,时光流转,小时的东西,只能在记忆中,在梦里了。梦颠倒,神恍惚。梦醒,屋外阳光明亮,热辣滚烫的高温模式,进行得如火如荼。无论村庄或城市,都得接受这灼灼炙烤,无从逃避。